

# 编撰人员名单

主编：

朱大可 摇 张摇 闵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渔 摇 朱摇 其摇 李多钰 摇 李晓峰

汪民安 摇 张摇 念摇 张摇 柠摇 崔卫平 摇 颜摇 峻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月华 摇 王汪汪 摇 王摇 珏摇 王晓渔 摇 王晓雄

朱大可 摇 朱摇 其摇 成摇 庆摇 李摇 国摇 沈晓波

张摇 闵摇 杨轶臻 摇 周摇 洋摇 孤摇 云摇 晓摇 丹

凌麦童 摇 徐摇 来摇 郭摇 佳摇 殷罗毕 摇 梁摇 佳

黄小淘 摇 黄维嘉 摇 基摇 甫

2003年,在一系列严重的公共事件的喧嚣声中,文化的声音显得格外微弱,需要悉心倾听方能分辨。从总体上看,文化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所以,本书第一卷“前言”中所描述的文化阵营分布图依然有效。因此,本书第二卷的“前言”依然借用上一卷的描述。根据2003年的某些具体情况,我们对“前言”原文进行一些调整和删节,并作出必要的补充。

## 学院官僚主义

学院是主流体制的知识垄断策略的实施者,也是国家进行丝绒化管制的法定代理人。学院在国家授权下圈定知识体系,建立和维系学术权威。只有经过国家文教体制确认并受其支配的学人,才能够进入社会上层,享用政治、文化、经济和话语的特权。即使在当下的全球化资讯时代,知识体系仍是强大的社会整合工具。学院体制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岗位制度的完善,使学院迅速官僚化,成为国家机构映射在知识界的一个权力摹本。公民社会遭到知识等级体系(文凭与学历)的肢解。大批学术官僚把持着学术资源的支配权,掌控知识的价值尺度和学术等级的评判权。通过学术研究基金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学术奖项的评审以及学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等“学术行政”行为,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学院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新文化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学术评判更多的时候是学术官僚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割。

时至今日,学院官僚体制已高度成熟,利益份额瓜分基本完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势力范围和力量均衡格局,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院官僚将安静地享用既得的利益份额。但是,随着新一代的学院学者的成长,新旧两代学人的

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学院制度虽然有效地维持着这个学术官僚梯队的结构和规模，但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新一代学人数量的增加，使得有限的利益份额的重新分割的要求始终存在，瓜分利益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北大改革风波中有关青年学者的地位问题的争论，即是学院战争的重要信号。

另一方面，研究生招生的急剧膨胀，貌似学术队伍后继有人，实际上却是学术“虚胖”。大多数研究生并非出于对学术的热情，而是混一个文凭，或者延缓进入残酷厮杀的就业市场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学院知识的生产方式陈旧，产品缺乏应用性。传统的学院课程生产出来的学生，一旦进入到社会实践，基本上是一堆废料。学生的工作技能的习得，不得不在实践中从头开始。强大的就业压力，严重威胁到学院知识生产方式的有效性。面对教育和文化的新要求，学院制度也不得不开始尝试一些变革。另一些征兆则是学院学者对文化媒体的主动介入。一般大众媒体（报纸、刊物和互联网）这种本为学院学者所鄙视的文化领域，如今也越来越多地有学者们在其中抛头露面。大众媒体成为学院学术资源和知识生存空间的争夺战的第二战场。

四十年以来，学术腐败的丑闻依旧连续不断。创造力的衰退也依然如故。在稳定而又陈腐的学院体制下，创造力衰退成了学院派的最大特点。学院派已基本丧失了文化批判功能，蜕变为单纯的知识工场，而学院刊物则已成为数量庞大的学术垃圾站。这一制度性的知识腐败，并非短时间内所能消除。

## 媒体消费主义

毫无疑问，与学院批评的陈腐、刻板和颓靡的书写性相比，媒体批评是言说性的，它更类似于声音而不是文字，并总是呈现出更加明快的色调。媒体批评家没有重建国家理性的雄心，却在商业利益的强大内驱力的支配下，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活力，恶俗与鲜活、谄媚与攻击性、敏锐和失察、反应快速和用过即扔的特性，怪异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资讯消费时代的奇妙景观。

这种由媒体消费制造的广场式的喧嚣风光，令象牙塔里的学院派黯然失色。尽管学院派呼吁自己加强自身的“岗位意识”，以抵御来自传媒的诱惑，但由于利益驱使，学院精英总是向传媒暗送秋波，指望得到公众的热吻和拥抱。另一种流行的折衷策略是以“学

理”的方式关注“大众文化”现象,以期从这类研究中获取来自学院和大众传媒的多重褒奖。学院批评家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热心看客,并在这块夹生的学术“比萨饼”上,撒满了生硬的西方文化批评术语和艳俗的大众时尚关键词的碎屑。

尽管中国的“记者批评”因其独特的事件现场作业方式,而显示出敏锐、快捷和更加感性的特征,但它总是在许多领域暴露出浅薄无知的弱点。“记者批评”的这种即时性和弱智化,使之无法深刻地参与到历史化过程中去。其话语价值寄生于即时性的事件,本身没有语意和话语价值的再生产能力。在事件本身的关注价值被消耗殆尽之后,话语即沦为空洞。作为一种资讯快餐和大众娱乐节目,它总是在被公众消费后成为速朽的垃圾,遭到“岁月程序”的无情抛弃。时间是中国媒体批评的头号敌人。

基于市场原则的媒体批评的立场总是游移不定的。“公众注意力”成了媒体消费主义的发动机。所谓“吸引眼球”,业已成为媒体的关键词,以致一些道德可疑的知识者为了追求“眼球”(无论是青眼还是白眼)的数量,可以不择手段,不惜弄虚作假。2004年,文化媒体在喧嚣的公共事件浪潮的冲击下的寥落感,严重地刺激了文化人的深层焦虑,“吸引眼球”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手段也更为卑劣无耻,几乎无所不及。我们注意到,“丑闻”构成了2004年(尤其是下半年)最令人惊讶的奇观。以制造“绯闻”、“丑闻”成为新闻热点的娱乐界的风气,正在成为知识界的基本原则。从“木子美事件”到“美男作家事件”种种迹象表明,文学乃至文化生产正在朝向“娱乐化”的美丽新世界一路裸奔。而文化媒体沿袭娱乐媒体的陋习,对这种种“丑闻”式的事件趋之若鹜,不加批判地追求文化和学术的娱乐性效应,客观上助长了这种无耻化的文化陋习。这种厚黑化与无耻化的倾向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因而被称之为“文化萨斯”,它与学院腐败一起,构成当下最具摧毁性的“文化病毒”。

## 网络游击主义

与媒体批评相似,互联网以论坛为大本营的文化批评,完全摆脱了“书写”的姿态,而演化成为一种更加纯粹的短语式的“言说”。它更加激进、机敏和犀利,更富于挑衅性,同时也流露出更酷烈的话语暴力色彩。另一个戏剧性的差别是,基于一种普遍的匿名状态,网络批评者缺乏成名动机,也完全放弃了商业目标,从而成为区别于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民间气质的言说者。

相比而言,2004年互联网文化的变化较为明显。在强大的新技术革命的支撑下,互联网文化充满了变化的可能性。“博客”(月堡)和“维基”(宰牲)的出现和发展,提示着数码时代知识生产方式、存在方式和书写方式的根本转变。互联网发挥了极大的资讯共享和知识传播的互动性的功能,传统的知识生产的垄断性及其由此带来的神秘性,正在成为过去。与此同时,知识和写作的“经典”时代也将逐步消失。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后果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尚难以断定。

“大话”一直是网络游击主义的基本话语武器。2004年,喧嚣一时的“大话”风潮已经过去,但其基本精神却已成为互联网文化的核心内容。在数码空间内,“大话”的阅(粤)迅速被复制、生成为其他变种。首先是“大史记”。这个“大话式”的影像文本,有着“大话”的基本特征:通过挪用、剪切和拼贴的方式,对经典文化母本进行形式篡改,以戏谑性模仿的方式,瓦解母本的意义;同时,用一些现实性的内容对母本进行内容和主题的偷换,对母本和其派生的现实主题有着双重的解构功能。由于影像艺术本身的表现力,使得“大史记”在解构的强度上更胜一筹。这种解构性,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经典的颠覆性的冲动,也是在相对局促的文化制度下的人们,对现实的曲折而又机智的批判策略。另一重要变种为“库索”(运(粤)。库索主要是在图片母本上进行的“大话”书写。由于操作比较简单,容易普及,互联网上的库索图几呈铺天盖地之势。

无论如何,大话式颠覆是一种非原创性颠覆,它仅仅利用现存的主流话语的基本叙事元素,却拒绝提供新的话语及其语法,也放弃了重构批评的正义体系的努力。它甚至没有固定的趣味和叙事模式,这是网络游击主义的文化批评的特征,也是它最致命的弱点。

然而,互联网上的知识界人士似乎正在试图改变网络文化的游击作风,他们逐渐形成团队效应并共同推动大规模的文化行动。在萨斯危机、孙志刚事件、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上,互联网在资讯传播、营造公共言论平台、协调公共舆论等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威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传统媒体所承担的舆论监督和展现公共良知的功能。它使人们真正领略到了互联网技术进步对社会生活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

## 话语的“民间主权”与“独立叙事”

民间是国家主义统治领域的边缘地带,也就是非国家主义话语诞生的主要语境。一个

健康的理想化的民间社会的构架应当是：以民间资本为基础，民间团体为核心，民间话语为主要言说方式，并成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和采取公益行动的意识形态容器。民间是个人自由生长和独立言说的伟大摇篮。文化批评的民间言说状态在保持了话语的原创性以及批评家个人独特风格和原创意识的同时，比较明晰地表达了独立的非国家主义立场。

“多义性民间”并非自我澄明的空间，它带有其固有的昏暗性和暗哑性，有待不同来源的光芒来照亮和借助于“他者”的声音来呈现。这种本质和价值上的依赖性，导致民间无可避免地向主流妥协和皈依的倾向，抑或把主流意识形态引为自身的意识形态。更由于民间具有阔大的属性，并因为与“人民”的天然联系而具有道德优越性，因而该空间总是为各阶层势力所觊觎。

主流知识分子竞相以“民间”姿态相标榜，借“走向民间”、“关心底层”之类的口号，来慰抚自己的良心，舒解自己的道德焦虑，同时也给主流学术抹上一层蛊惑人心的道德口红。不但如此，基于民间的弥散状态的生命力和原创性是知识活力的不竭源泉，主流知识分子因而将知识触角伸向民间，向民间征收精神活力和价值资源，并将其改造为国家主义的一部分，试图为刻板、枯燥的国家理性和国家学术注入活力。但学院学术在话语的层面上维持着国家主义的结构，进而更有效地维护了主流话语威权，并企图利用这种威权来重整公共话语秩序。它充其量是一种“在野的”国家主义，它的“民间性”不过是某种机智的话语策略，用以遮盖其国家主义的话语本性。

由于知识系谱、价值形态和话语方式的先天匮乏，自发的民间主义往往只能依赖强势话语来表达自身的立场。民间向国家主义租借话语，并已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尽管在精神立场上，民间主义具有与主流话语权力形成对抗的趋势，但却在话语叙事上与后者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民间主义不仅在话语方式上维护了权力结构，甚至总是演变为主流话语的坚固堡垒。

在国家话语体系中，民间口语、民谣、民歌、民俗被大量征用，透彻地显示了国家主义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亲昵关系。把口语化和民间化加以等同，这是批评界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显然，口语化绝对不是民间化（人民化）的标志，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它却经常成为集权主义的文化标签。所谓的民间话语的纯洁性，最终只能是一个天真的意识形态童话。

甚至,就连民间与人民的所谓天然关系也是十分可疑的。一方面,人民是民间话语的制造者和言说者,显示出无尽的创造性活力,而另一方面,人民的暴力又加剧了民间价值体系的自我崩溃。人民兼具了民间的缔造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

“多义性民间”的上述内在复杂性,不仅引发了人们对“民间”价值自身的深切疑虑,也构成了辨认民间以及民间分子的罕有难度。鉴于民间是非国家主义话语诞生的主要语境,它的这种内在多义性,为新话语的诞生制造了严重障碍。自 1980 年代以来的“新启蒙运动”混淆了“个人”与“人民”的概念,并竭力要把一种集体主义的人民话语(一个拙劣的中间价值体系)强加给中国社会,其结果是,作为个体的真实的“人”在整个 1980 年代里逐渐淡出,叙事蜕变为一种集体主义的陈词滥调。

毫无疑问,确立以民间为语境的话语主权,已经成为知识界当下的重要使命。这种民间主权试图限定国家主义的边界,并为非国家主义的公共空间的言说进行授权。平等的话语主权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叙事者(言说者或书写者)都拥有观看、倾听、阅读、言说和书写的均等权利。衡量主权实现的尺度,首先是探查言说行为是否发生在“民间”的边界之内,也就是看其是否保持着非国家主义的民间立场,因为越过这个边界,其主权将变得可疑,并需要被重新加以确认。建立中国民间(“公共空间”)主权的基石,决不是哈贝马斯的“团体”理念,而是充分自足与自立的个人及其个人叙事。没有完备的个人化的存在,任何主权运动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当下民间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的公共空间,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声音,对确立和维护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规则都至关重要。

一种健康的民间主权吁请着这样一种书写(言说)运动:它从个人话语立场出发,在“人民—民族—国家”三位一体之外进行原创性话语的建构,并借此向真正的“人本主义”回归,确立以独立的个人为“本”的“人”的话语体系。

话语的“独立叙事”,是建构“人本主义”和完成“民间主权”的最重要的逻辑前提。对于书写者来说,建立独立叙事模式,就是寻找一种个人化的价值准则,以及这种个人价值的充分宣叙,并在书写中建立起自身的知识系谱和话语伦理。这种独立叙事还将成为更精确的身份标识,也即在公共空间里保持个人身份和个人话语特征的纹章。

但“独立叙事”并非要变成躲入象牙塔的自言自语,也不是要构筑书写者个人的孤独语境,而是企求着一个完全开放的话语交往结构,它包含着与对象文本建立一种个人化的

意义“对流”程序,以及发生在不同书写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它要在自由的公共空间充分地展开独立叙事,以便使这种叙事转换成一场语法上完全敞亮的对话。

“敞亮语法”保证了独立叙事的“程序”的“内码”向外部完全开放,照亮另一个(些)叙事者的面貌,同时也令自身被照亮,以确保不同的书写者得到必要的阅读(聆听)和理解。同时,它也向历史和现实,向着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敞开,从而保证团体话语的透明、纯净、健全和有效。在澄明的敞亮之中,被撕裂的、彼此疏隔的个人空间和个人信念互相融合起来,正是在这其中诞生了民主的公共空间,它无畏地面对纷乱的数码资讯时代,并把自主的经验与信念投入到广阔的人类历史之中。

“敞亮语法”还应当民间语境下吁请文本与所有现存载体的结盟。独立叙事的声音可以借助于任何传播方式,游走于各种空间(学院、媒体、民间团体等)之间,但无论其栖身于何处,人们都能凭着其独立的个人立场和独特的文体特征,发现它们存在的踪迹。

建构批评者敞亮的独立叙事以及民主化的话语主权,依然是本书编撰者的基本理念。我们不能指望中国文化在短时间内发生戏剧性的飞跃,但一种“国风”式的文本采集作业却是全部变化的开端。这不是浮夸的所谓“打造经典”工程,而是要为那些独立叙事的声音在飞速行进的历史中存档,令其成为新叙事行动的参照文本,或是为知识者的存在提供一种新的话语选择。那声音是自立的,但它决不孤独。

二〇〇九年 源月 圆日,上海

# 目摇录

## 目摇录·文化批评文选

### 文学批评文选

- 这种纯文学不是文学 ..... 摇陆兴华(猢)
- “后革命”流民与后资本“孤儿” ..... 摇孟摇悦(怨)
- 想像力考古 ..... 摇张摇柠(夙)
- 超过图像霸权的文学书写 ..... 摇陈晓明(夔)
- “故乡的食物”现代文人散文中的味觉记忆 ..... 摇黄子平(猿)
- 萧红的地 封锁和游离——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 ..... 摇宋晓萍(濂)
- 穆旦的“根” ..... 摇一摇行(缘)

### 影视批评文选

- 红色电影 ..... 摇孙昌建(透)
- “蹲”在中国——《小武》所启示的中国现代性 ..... 摇西西佛(苑)
- “录影力量”——社会运动纪录片 ..... 摇崔卫平(愿)
- 多余的素材·邱岳峰 ..... 摇陈丹青(怨)
- 在电影中制造香港 ..... 摇毛摇尖(怨)
- 《英雄》,为杀人铺张些理由 ..... 摇任不寐(夔)
- 恐惧·技术·波德里亚——《黑客帝国》的意识形态源头 ..... 摇林扶叠(夔)

## 艺术批评文选

- 门庭、广场、私宅——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流变 ..... 摇杨卫卫(员源)
- 绘画形式的政治学 ..... 摇汪民安(员圆)
- 艺术前线中的危险欲望与困惑身体 ..... 摇郝摇舫(员圆)
- 动荡中的影像和实验——员圆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 ..... 摇朱摇其(员圆)
- 对历史的回访 ..... 摇朱摇朱(员圆)
- 春宫画与中日文化孽缘 ..... 摇段摇炼(员圆)
- 大跃进——库哈斯及其设计的央视大楼 ..... 摇朱摇涛(员圆)

## 音乐批评文选

- 论氛围音乐 ..... 摇尤西林(员圆)
- 超越反抗——底层青年和中国土摇滚 ..... 摇颜摇峻(员圆)
- 敲开城市的暗码 ..... 摇孙孟晋(员圆)
- 从磊到泵到城 ..... 摇李摇皖(员圆)
- 被烈火释放的囚徒 ..... 摇张小舟(员圆)
- 徒步者的困惑——关于中国摇滚的理论述评 ..... 摇河摇西(员圆)

## 大众文化批评文选

- 中国结·新世纪的国家图腾 ..... 摇张摇阔(员圆)
- 自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判词 ..... 摇张摇念(员圆)
- 瘟疫·肺癆·萨斯·疾病美学三部曲 ..... 摇朱大可(员圆)
- “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 ..... 摇孟繁华(员圆)
- 广告与欲望修辞学 ..... 摇南摇帆(员圆)
- 有关警报的发声史 ..... 摇蒋摇蓝(员圆)
- “萨哈夫”：后现代政治奇观中的文学性叙事 ..... 摇惠摇鸣(员圆)

# 圆瑶·文化关键词

数字和英文字母摇 ..... (圆瑶)

猿摇粤片摇粤一摇月再算网摇月裁下载摇  
悦名穿手摇阅再摇阅代新世代摇阅版摇  
圆瑶限瑶隔瑶京表瑶绿想再瑶配月粤  
(耘月粤)摇酝原在媒瑶韵康摇孑摇砸贵摇  
杂粤瑶杂运瑶栽障瑶穴狗

粤摇 ..... (圆瑶)

摇摇艾滋病

月摇 ..... (圆瑶)

摇摇巴金摇“白骨精”摇板蓝根摇板砖摇宝贝  
暴走鞋摇北大改革摇《北京娃娃》摇贝拉  
“鄙视你”摇病毒营销摇背囊族摇奔源摇  
摇本本族摇博客摇波希米亚摇波布族  
(月韵杂波波族)

悦摇 ..... (圆瑶)

摇摇彩屏摇财富排行榜摇财商摇参展摇磁悬  
浮摇超级变变变摇承诺摇粗口歌摇崔健

阅摇 ..... (圆瑶)

摇摇大众文化摇《大鸿米店》摇《蛋白质女孩》  
第五代导演摇第一桶金摇第一时间上映  
地图摇大史记摇大学城摇倒萨摇地标摇  
《帝国》摇《地下铁》摇低龄写作摇电影摇  
笔记摇独立策展摇毒鼠强

云摇 ..... (圆瑶)

摇摇反战摇翻拍摇烦死摇非典摇分级摇《粉红  
女郎》摇《穷爸爸富爸爸》

别摇 ..... (圆瑶)

摇摇公共空间摇公共知识分子摇工人新村摇  
弓虽摇官员博士摇古琴摇郭敬明摇灌水  
匀摇 ..... (圆瑶)

摇摇海岩现象摇哈狗帮摇行规摇《黑客帝国》  
黑粤瑶元瑶厚报时代摇后革命一代摇摇  
后殖民主义摇怀旧摇灰领摇华山论剑

摇 ..... (圆瑶)

摇摇畿米摇《激情燃烧的岁月》摇纪念曾轶君  
摇嘉年华摇蒋彦永摇《今生今世》摇金鹰  
奖《金鳞》摇进口分账片摇《见证》摇健康  
住宅摇杰克逊摇姐弟恋摇精确制导摇《绝  
对男人》摇《菊花香》摇军事专家

运摇 ..... (圆瑶)

摇摇卡拉韵摇开心词典摇考x摇咳嗽摇肯尼  
迪摇口罩摇库哈斯摇酷索(小胖孩、猥琐  
男)摇昆德拉摇昆丁

蕴摇 ..... (圆瑶)

摇摇《理发师》摇李慎之摇类型片摇刘晓庆摇  
楼盘摇罗尔斯摇裸浴

酝摇 ..... (圆瑶)

摇摇美男作家摇“妹妹”摇《面对面》摇民工摇  
民工索薪摇民工艺艺术摇木子美

晕摇 ..... (猿瑶)

摇摇女子十二乐坊

孑摇 ..... (猿瑶)

摇摇盘点  
 囍摇…………… (猿园)  
 摇摇齐泽克摇青春艺术摇《情深雨蒙蒙》摇  
 前(后)比尔·盖茨时代摇前卫合法化摇  
 签名摇潜规则摇情商摇邱岳峰摇全程直  
 播  
 砸摇…………… (猿园)  
 摇摇人民币升值摇人气摇人纹主义摇人造摇  
 美女摇瑞奇·马汀  
 杂摇…………… (猿园)  
 摇摇萨达姆·侯赛因摇萨哈夫摇萨义德摇《涩  
 女郎》摇申遗摇施瓦辛格摇十字绣摇私  
 权—公权摇宋美龄摇砂舞摇上海狂欢节  
 摇圣斗士·冥王篇摇施蛰存摇神五摇视  
 觉研究摇收容遣送制度摇双年展泡沫热  
 摇孙志刚摇说新闻  
 栽摇…………… (猿园)  
 摇摇天线宝宝摇同人志摇童自荣摇偷拍

宰摇…………… (猿园)  
 摇摇王磊摇网络游戏摇维基(宰)摇文化偶  
 像文学表扬家摇我倒摇无间道摇文化研  
 究  
 载摇…………… (猿园)  
 摇摇嘻哈摇先锋摄影摇象形城市摇小津安二郎  
 星座摇性喜剧摇心情电视摇新闻频道摇新  
 民权运动摇兄弟连摇销品茂摇小灵通摇小  
 说《沙家浜》摇洗手摇《血酬定律》  
 再摇…………… (猿园)  
 摇摇岩井俊二摇养鸡场摇杨利伟摇姚明摇 摇  
 头玩摇摇滚摇艺术系摇《阴道独白》摇影像  
 艺术摇《硬球》摇郁闷(爽)摇瑜伽摇院线  
 在摇…………… (猿园)  
 摇摇暂住证摇《周渔的火车》摇张国荣摇真唱  
 运动摇震慑行动(斩首行动)摇知识资本  
 钟南山摇《紫蝴蝶》摇走光摇《走向共和》  
 作协

## 囍· 文化事件

文学事件——小说、诗歌、散文、出版摇…………… (猿园)  
 美术事件——展览、创作、艺术奖项摇…………… (猿园)  
 音乐事件——流行音乐、专业音乐摇…………… (猿园)  
 电影事件——影片、制作、发行、放映摇…………… (猿园)  
 电视事件——节目、制作、演播、技术、观众摇…………… (猿园)  
 戏剧事件——戏剧、戏曲、杂技摇…………… (猿园)  
 建筑事件——设计、房产、园林、城规摇…………… (猿园)  
 媒体事件——平面媒体、电视制度、网络文化摇…………… (猿园)

时尚事件——理念、趣味、服饰、美容、化妆、休闲、消费、性、选美、游戏词摇 ..... (源)

# 这种纯文学不是文学

陆兴华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席,我们只好这样安慰自己:它总会以某种我们估计不到的方式流露、补偿到一些非文学的表达形式里。这时代的文学作者们不济,它就会通过别的话语渠道辗转流入别的作者甚至读者的表达和体验里,因为每个人身上(绝不光光是作家身上)的文学冲动是压不住的,因为要生活,要存在,要成为,我们总会不自觉地使文学话语以各种方式成为自存、自救的衬垫和支杖。不是我们被文学,是我们要去文学。没有作家来给我们操办文学,那我们往往也就自己动手了。

所以,如果当代文学全成为国家一级作家们的纯文学了,每一个作家都深刻得没法读了,大家也不要慌不要怕,我们尽可以从一些非文学的情境里读我们的肉体 and 灵魂都十分需要、自己知道如何去找寻的那种文学。我们的灵魂和肉体是真的自己会去找到它们所需的文学的,这么多年来实际上也都是这么自己找下来的。你要不信的话,你看,孩子们天生有能力把金庸当文学来读,段位高的读者还能把《新闻联播》读成文学或把文学读成《新闻联播》呢。如果写小说和诗的作者从今天起罢工,词人,字工厂、字工业全倒了,大家也不用担心,文学照样会存活、活动在我们读者身上的。不管怎样,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过着自己的文学生活,谁都拦不住我们去文学的,最不济我们还可以对着初升的太阳哼个歌,把喷嚏打得抒情呢。

由于媒体的帮忙,各种知识、技术、道德话语会无限制地扩张、起肿和癌化,我们需要另一种话语来消解和填埋它们,这种话语行动我们称之为“文学”。各种话语像化石和陨石一样掉落在我们身旁,辐射出各种元素。我们对这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新作品,被我们叫作文学,是像乔伊斯和罗伯·朗格里耶所写的那些奇怪的东西。认为只有作家和“文

学家”写的才是文学作品，认为作家天生就是到这世界上来写文学作品的，这是多么迂塞的一种看法！

可以下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如果当代中国没有什么思想、理论、伦理和道德创见，哪里会凭空出一种文学来淬激、制衡、蒸馏这些领域里的话语？中国当代文学是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和正在做出的历史行动脱节的，作家们的文学不一定是我们读者的文学。文学只会恢复于我们对各种话语力量的反掣和抵抗中，甚至只会出现于我们对当代作家的写作的缚服和穿刺里。一种写作的确需要有盖过电视和报纸里的耸人听闻的叙述的力量，才可算作文学。一种在报刊专栏、心理分析、色情电话和电视连续剧里已被说得津津有味的东西，用不着再麻烦作家们来写出。作家是在与这各种绘声绘色的讲述的搏斗中获得其文学功夫的。一个时代里，读者，尤其是所谓核心读者不去读文学，而是去看电视和报纸了，这说明了什么？一个长期得不到当代母语文学滋润的心灵的悲惨，是像一个在全球化浪潮里不知被偷渡的船带往何方的难民的心境一样的。一些文学小贩的扬扬自得的兜售非但安慰不了他，还会激怒他。

## 二

前段时间读完王怡的不知属于何种文类的《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愣了整整半个小时。十多年了，我第一次在自己的母语里被一个当代人这样文学了一番。作者是以非文学的意向去写他的家乡的，却向我打开一个魔力世界。这个我从未到过的三台县的此刻此时，通过王怡手艺里不小心带着的那点儿文学腕力，要一辈子烙到我心里了。三台县的腐烂、无望和自灭，由于一个会弄文字的人的介入，开始吸引我，甚至开始振拔我。

文学的对象在王怡笔下发生聚变，一种与家乡的关系被写成了一个人与被出卖的祖国、堕落的母亲、被糟蹋的姐妹、翻脸的恋人之间的关系。作者没有躲闪任何的纠葛和困难，写作者的生理和心理结构完全成为一种导体，全文看不出任何操着文字、学位、头衔和职业的人的写作姿态。作者个人完全是愿意为他的写作对象去受伤、受难的那一番样子。他没有作轻松的归咎、自以为是的诊断，或给出廉价的安慰或寄托，痛苦和耻辱不是一种需急急回避的东西，而成为一种给我们读者尊严和希望的机会——陀什么斯基、福什么纳不就是这么做的？

十分文学的是,王怡笔下的那个丑陋的故乡,渐渐在我眼前开始变得美了。因为我整个认同了它。王怡故乡的那种苦难和王怡见到故乡的那种苦难时所感到的苦难,也是我的苦难了。对于苦难,尤其是亲人、故乡和祖国的苦难,你还能做什么别的?三台县以后发生的事都将与我有关了。文学恐怕就重要在这种任何一种高明的伦理学和宗教都指示不出、无法劝服人去做到的直面和介入里,因为读者在“文学”里自由地(!)去为自己同时为别人背责任了?

更可喜的是,王怡的语言朴实自在,像尼采所推重,是书法,而不是照相。这篇文字让我相信一个人用不着自称搞文学,宣称是作家,进什么作协,也能把文字修炼好,或反而更能把文字打磨好。

### 三

最近读到著名纯文学作家残雪的《究竟什么是纯文学》,却大大地吓了一跳。吃惊的是,一个被人认为很“深刻”、自己也认为自己“深刻”的作家,居然写得出那么多的大话!用了那么多大词,可并没有说明白到底什么才是纯文学,而且自己还说不清它,却已在那里摆开架势宣布要“搞”纯文学了。

我们先不去管作者所看到而我们看不到那种“纯文学”是什么,也等一会儿再来计较文中的观点。我们首先从作家的语言出发来推断她将要写出什么样的“纯文学”。

作家和我们大家都使用着“世俗的语言”(残雪语——认为作家对我们的语言有优先权,只有他们的语言不“世俗”,这是我要揭露的著名作家们的又一马脚),作家只有使用得让我们佩服他才好成为作家。如果作家们的语言都让我们感到胸闷,对读者的语言理解能力构成侮辱,那首先就得问他或她到底是不是作家了。请看:

“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入探讨揭示了精神王国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那个崭新的、陌生的、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的、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对称的广大无边的世界。自古以来……是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共同工作。”“‘纯’的文学用义无反顾地向内转的笔触将精神的层次一层又一层地描绘、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个玲珑剔透的结构,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内核突进。”“在文学家中有一小批人,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看到人类视界的极限处,然后从那里开始无限

制地深入。”“这样的文学家……我们称之为纯文学。我愿自己永远行进在这个人数不多的队列中。”“中国传统文化势力是太强大了，它那日益变得瘠薄的土壤中如今……它早已失去了独自担负起深入探索人性的工作的力量……”“这几年不懈的追求中，我在体验到纯艺术的终极意境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审美之境是与宗教意境并列的，也许还更为博大……作为写作者的我便不知不觉地皈依了这种生命的哲学……”“艺术的境界是一种自找痛苦的境界……”“纯文学在中国这个古老守旧的国度还是属于新生事物……”“纯文学是‘小众文学’……”

用该文的词汇来定义，纯文学是：虚无缥缈的，无限制的深入，向着虚无的突进，谜一般的永恒，为着人性的完善默默地努力，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对于生命的执著，对于文学自身的信心，纯度很高的创造，空无所有的极境，仅凭着一腔热血和自发律动进行那种野蛮而高超的运动……不说别的，敢这样使用我的母语的人，怎么说服我她是它的作家？难道我的母语真是如此败烂，连它的作家们都没法把它用得自然、实在了？一个一流作家居然操着这样的文字，还口口声声要替我们去搞纯文学，还想要我们怎么奉陪？

敢随使用大词的人，心里会多一些龌龊。扛不动的词也要去搬，砸了人也砸了自己，这是作家干的事？最近还读过著名作家格非的《经验、真实和想像力——全球化背景中的写作》，里面竟也在沾沾自喜地用那些不知所云的大词儿抖搂他的纯文学伟大工程，终于这样结尾：“现在已到了在更广泛的领域彻底抛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时候了，这种二元对立包括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实诸如此类。在这方面，李陀先生在他的一篇谈话中已做了重要反思（建议读者也去侦察一下那个谈话说到了何种纯文学，这是一条十分可疑的线索！）。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使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资源，并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写作视野中去，真正建立起个人与现实的有效关系，从而确立一种整体性的写作状态。当然，我所说的这一切，并非是简单的综合，而是必须建立在一切眼前现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创造性的工作。任何一个传统都是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得以延续并丰富起来，并维持它的活力。人们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创新，才能克服个人与现实关系的严重对立，重新唤醒写作的激情，并最终解放写作的想像力。”